

綱鑑易知錄

第一函
十二冊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九

通鑑綱目定本

後漢紀

後皇帝

當龍二見
魏甯陵井

魏主曹髦
作潛龍詩
以自諷

綱已卯二年魏甘露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現魏甯陵今河南歸德府甯陵縣井中龍見井中叢以之改元而

人之識趣矣叢雖克終于位而髦則不免目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為吉祥魏

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飛龍在天見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

龍多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綱庚辰三年魏元帝曹芳景元元年吳永安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綱夏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

尚書王經死之魏曹髦之殞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況唱逆者賈充而抽刃者成濟今但歸獄於昭略不他及何哉

族天下豈可以文欺哉若移以誅昭則君弒賊討始可以成禮葬矣王經始諫其主終罹其禍死得其所宜乎綱目以全節予之也目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

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

拔劍升輦連上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太子舍

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燁星若

司馬乎枕股而哭

樊建不與黃皓往來卻正淡然自守

金... 卷之...

也濟即抽戈前刺髦。殞於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司馬奔往枕去聲其股而

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夜陳泰不至。昭使

其舅尚書荀顗以或召之。泰曰。論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逼之。乃入見。昭

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陳泰字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

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罪狀髦

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

得其所。以此并命。言以此而與其主並死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王沈以功

封安平今直隸真定府安平縣侯。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綱

六月。魏主奐立。綱奐。燕王宇操子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在直隸順天府東安縣。司馬昭迎立之。

更耕名奐。年十五矣。綱辛巳四年。魏景元二年。吳永安四年。冬。以董厥諸葛瞻亮之子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綱

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惟建不與皓往來。祕書令卻

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淡然自守。以書自娛。魚既不為皓所愛。亦不

為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懼其禍。

綱壬午五年。魏景元三年。吳永安五年。冬十月。姜維伐魏。洮陽故城在廣西桂林府全州不克。書亮之伐魏也。六伐六書其法官維於是亦六伐矣。皆不

竹林七賢

阮籍園基

決賭

阮籍居喪飲酒

阮咸借馬

追婢

劉伶携酒

荷鍤

嵇康不禮鍾會

司馬昭殺呂安嵇康

書官何罪維也不量力而數言勸民綱目固不得而予之註聲勞也綱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

老莊而尚奇任俠見十三卷第九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

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為兵步校尉其母卒方與人圍碁對

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

平日司隸何曾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謂昭曰

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見一卷第八無

令平聲汗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

之累騎而還伶尤嗜酒常乘鹿車鹿頭小車也攜一壺酒使人荷上聲鍤鍤插也隨之曰死便埋

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聞康名造之康箕踞傲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其形如

箕而鍛小治椎鍊也晉書註嵇康善鍊鐵不為去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

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恨也之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

而非薄湯武寓意刺昭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

其不然會因譖康欲助母邱儉見上卷第九與安皆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政宜

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綱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曰魏司馬昭惠姜維數朔北伐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

司馬昭殺呂安嵇康

魏節父鍾
會入寇

傅會死節

保之難

破蜀不還

紀鍾會

為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見上卷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

吳指蜀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力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

陸並進此滅虢取虞見四卷之勢也今絆半姜維於沓地名在陝西臨洮府金縣○姜維伐魏洮陽不克而返以不合黃皓故因求種麥沓中不

敢歸成都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見上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見同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

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為鎮西將軍督關中今陝西鄧艾以蜀未有釁屢

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

關在四川成都府城東一百五十里口及陰平今陝西鞏昌府文縣之橋頭以防房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

啟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綱癸未災興元年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是歲漢亡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會死之

姜維戰敗還守劍閣法書還守劍閣向著退屯漢壽之失也漢之滅姜維為之

秋道甘松今四川松潘甘松今四川松潘指揮使司見上以綴拙姜維雍州今陝西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

縣在陝西鞏昌府趣武街作階○今鞏昌府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眾分從斜耶谷在陝西

山府西和縣趣武街作階○今鞏昌府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眾分從斜耶谷在陝西

鳳駱谷見上子午谷見二十七卷第九趣漢中以衛瑾貫持節監軍事行鎮西軍司會過幽州

軍事劉寔順天府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

軍事劉寔順天府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

月軍發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漢人遣廖化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詣陽安關見上口為諸圍

也外助救諸圍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見上卷第十會平行行也至漢中使兵圍二城徑趣

陽安口使護軍胡烈為先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拒守其下蔣舒率眾迎降烈乘虛襲

城僉格鬪而死會遂長驅而前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還艾遣兵追躡於彊川口大

戰維敗走還至陰平見上遇化翼厥等合兵守劍閣在四川保寧府劍州兩崖峻拔鑿石架閣而為棧道連山絕險故謂之劍閣以拒會

綱冬十月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見十八卷十**綱**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

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目**鄧艾進至陰平見上欲與諸葛緒自江油今四川龍安府江油縣趣成都

今四川成都府緒以西行非本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聲車載

也欲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

賊已摧折宜遂乘之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

深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

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字○今成都府綿州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

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今成都府綿竹縣艾以書誘瞻

曰若降者表為琅邪王瞻斬其使列陳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荷

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綱**鄧艾至成都帝出降

鄧艾入蜀

諸葛瞻父子死節

再辱何與
一辱

劉譙哭昭
烈廟

皇子北地王譙死之漢亡書帝出降何不死社稷也故譙書爵書死傳金諸葛瞻父子書官書死之凡國

漢亡何所以紹昭烈於萬光也獻帝之廢漢未亡也至此而亡矣特揭書者之目漢人不意魏兵卒粹至不為城守調去度聞艾已入平

地帝使羣臣會議或勸奔吳或勸入南中謂益州州界河越雋等郡見上二十七卷第七譙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

為天子者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何與一辱若欲奔

南當早為計今大敵已近羣臣無可保者恐發道之日其變不測乃遣使奉璽綬詣

艾降北地王譙後帝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

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譙哭於昭烈之廟在城南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

敕姜維使降艾至成都城北帝率羣臣面縛縛手於背而面縛也與共舉櫬櫬者示其君將受死也詣軍

門降艾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以免維等得救詣會降北威威者示其君將受死也遂昌尹氏曰姜維身都將相喪師

祚顛覆偷生苟免至於死節之臣乃在傳金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譙而已是時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

必遽爾滅亡後主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諸人又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譙同死社稷之言與大哭於昭烈之廟而

愧乃及下愧乃子矣傳書爵書譙書皇子及其子尚皆書死之所以深褒亞子為萬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

右後漢二帝共四十四年合兩漢二十六帝共四百六十九年

綱甲申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元興元年凡二國春正月魏以檻車上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

殺之目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

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宜留隴右及

姜維說鍾會

衛瓘執鄧艾

田續襲斬鄧艾
田續報江油之辱

蜀兵煮鹽興冶

鑄錢也

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

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

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

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延熙十八年揚州都督母邱儉起兵淮南討司馬師時鍾會為中書侍郎勸師自行舉敗之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

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見十四卷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

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因艾承制專事

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會遣瓘先至

成都收艾瓘夜至成都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艾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於

檻車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

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

會復立故漢帝會護軍胡烈給台上聲言會欲盡坑鏜外兵一夜轉相告皆徧諸軍鼓

譟爭先赴城斬會及維死喪狼藉席瓘分部諸將數日乃定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

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見上西斬

之艾之入江油見上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是瓘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

晉武帝

伯玉其不
衛瑾謝杜

向雄收葬
鍾會屍

辛憲英料
鍾會

君子愛人
以禮
安樂公

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字衛瑾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
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瑾聞之不俟駕而謝預艾餘子在洛陽者悉被誅會功曹
向雄收葬會屍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見上而我不問今會為叛
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格埋埋齒格埋仁流朽骨當
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
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辛毗之女
謂其夫之從去聲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
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
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
侯綱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目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以共詣晉王顗謂
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曾何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
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顗拜而祥
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綱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目禪舉
家遷洛陽見上大臣無從行者惟祕書令卻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正相
導宜適舉動無闕禪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魏封禪為安樂公他日與預宴為
去聲

此間樂不思蜀

副相國

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矣況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山山名見十卷二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綱秋七月吳主休殂鳥程侯皓見上卷末**綱**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為副相國冬十月立為晉世子書操書以其子丕為丞相副此書以其子炎副書丞相副見上二十六卷第七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昭兄也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百年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羊琇又教以宜察時政所宜損益豫記以備訪問昭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炎為世子

晉紀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名炎河南人懿之孫昭之子也仕魏襲封晉王未幾篡魏稱帝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歲而崩諡法剛強直理曰武

綱乙酉

魏咸熙二年晉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泰始元年吳甘露元年○是歲魏亡晉代凡二國

夏五月魏晉王昭號

其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綱秋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

○冬吳遷都武昌

見上卷第一

綱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

廢魏主為陳留王。臣魏主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東北魏明帝曹叡所築太傅司馬孚拜辭

流涕歔歔。悲泣氣咽而抽息也不自勝。升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王即皇帝位奉魏主

為陳留王。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王即宮于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追尊宣王懿景王師文王昭為皇帝尊王太

后曰皇太后。○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將有事於太廟有司言

御牛青絲紉。陳上聲。紉者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以青絲為之。記祭統迎牲君執紉。斷詔以青麻代之。綱晉以傅玄皇甫陶為諫

官。

右魏五主共四十六年

綱丙戌。晉泰始二年。吳寶鼎元年。秋八月晉主謁崇陽陵。司馬昭墓在洛陽縣東南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

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詔以衰經從行。

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

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見十二卷四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

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

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

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經。苴麻之有子者也。喪服小記注苴者

黠也心如斬所貌若蒼苴所以續裳經杖俱備苴色麻在首在腰皆曰經之禮以為沈痛况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

青麻代青絲

羊祜傳玄論終喪

晉武終喪

吳國重謚

令太子拜師傅

赦山濤而褒李熹

晉武刑賞兩失

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臣所天者君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

三年司馬溫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

君而裴傳之徒固陋庸臣習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于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登正至于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

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綱吳以陸凱萬或郁為左右丞相綱吳主居武昌見揚州之民沂

流供給甚苦之凱上疏曰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甯飲建業見上水

不食武昌魚甯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矣綱冬十二月吳還都

建業綱丁亥晉泰始三年春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綱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太傅其儀不同

晉主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禮綱晉殺其故

立進令劉友書友占官田罪也以無罪書殺何譏偏也於是李熹奏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

李熹劾奏故立進縣名集覽云未詳處所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陟該

各占去聲官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其考竟考問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熹亢

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救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司馬溫公曰政之大本在于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熹其于刑賞兩失之矣使熹言是則濤不

可赦非則熹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于下威玩于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

政綱晉徵捷堅為李密不至綱晉主徵捷為今四川李密為太子洗先上馬太子太傅密以

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

晉武帝

李密無彼此於人

王祥以德掩言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羊祜輕裘緩帶

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綱戊子晉泰始四年吳寶鼎三年春三月晉太后王氏殂。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

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

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闋，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

然猶素服以終三年。**綱**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

曰：太保當正始魏主曹芳年號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聞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

乎？**綱**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綱己丑晉泰始五年吳建衡元年春二月，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

今湖廣荊州府鎮襄陽。今湖廣襄陽府東莞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王佑帝叔父都督徐州。今江南徐州鎮下邳。批：今江南淮安府邳州祜綏懷

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守也，邏羅去上二聲之卒，以

田八百餘頃。百畝為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

緩帶，身不被甲。鈴閣始都督閣內置鈴架以警防不虞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綱**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

書故漢名臣何薦傳之傳也錄其子。**目**濟陰今山東東昌府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叙用，以

法孫晉於是能勸善也故書予之。**目**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見上

三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僉見上父子死於其主，息也著募二息名沒入奚官。沒入官為奚奴也

三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僉見上父子死於其主，息也著募二息名沒入奚官。沒入官為奚奴也

廣休不黨

吳主遊華里

宜免為庶人。又以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文立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綱庚寅

晉泰始六年
吳建衡三年

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城名在湖廣荊州府松滋縣東

綱辛卯

晉泰始七年
吳建衡三年

春正月。吳主大舉兵遊華里。不至而還。**目**吳人刁玄詐增譏文云。

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在江南江甯府西載太

后及後宮數千人西上。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乃還。

綱冬十一月。晉安樂公劉禪卒。

書卒何子存厚也
是於漢亡八年矣

綱壬辰

晉泰始八年
吳鳳凰元年

春二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

太子納妃于書而此書之者所以
明志亡晉之本且又逆賊之女也

目晉主初欲

為太子娶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

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

為請。至是荀勗又與荀顗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賈妃年

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綱**夏。晉益州殺其刺史。廣漢太守王

濬討平之。以濬為益州刺史。**目**時汶山今四川成都府成州白馬胡西南夷種名掠諸種。益州今成都府刺史皇甫

晏欲討之。牙門張弘作亂。殺晏。廣漢今成都府太守王濬發兵討弘。斬之。詔以濬為益州

刺史。帝

本報敵江

鐵鎖橫斷
江路

豈有醜人
羊叔子
羊陸交歡

魚金...

刺史初濬為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濬至益州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時晉

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加龍驤將軍監梁益軍詔

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咸上聲時作船木楸費削下蔽江而下吳建平今湖廣荊州府歸州太守吾彥

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

斷短江路綱秋七月晉以賈充為司空○九月吳步闡據西陵今荊州府夷陵州叛降晉綱冬

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救之不及○吳主既克西陵志益張去聲大

也侈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後八年吳主喜不脩德政專

為兼併之計羊祜歸自江陵今荊州府江陵縣初晉遣羊祜出江陵救步闡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

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

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

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怙與之成藥合

藥成熱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朕去聲人羊叔子祜哉抗告其邊戍怒曰彼專為

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此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義無私交羊祜務

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平于下而蔑其君仁人正誼而不謀利

法固如是乎六一居士評羊祜襄陽去惡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為道夫慈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

且原祜之心誠非為私君子猶以為不可有如吳人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為交驩陰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晉公羊傳宣公

于晉以固其權取必于吳而脅其主邪故君子于祜之事正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註十五年楚莊

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啟事綱晉后楊氏殂綱晉以嵇紹為祕

書丞綱紹以父康得罪見上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辭不就濤謂曰為君思之

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初東關在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南之敗漢後主延熙十五年吳諸葛恪敗魏司馬昭於

東文帝司馬昭問察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

司馬欲委罪於孤邪斬之儀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辟召曰皆不

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此小雅麥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六我不讀蓼誅司馬溫公曰昔舜

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道蕩陰之忠見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綱抗疾

病上疏曰西陵建平俱見上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雷邁

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

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

祝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祝文名重於世初周魴房

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人之子處督力絕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常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

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在宜興縣白額虎長橋在宜興縣蛟并

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石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

王圍宋楚司馬子反問宋華元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適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適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於莊王引師而去之經書曰宋人及楚人平○六一居士歐陽脩也元凱杜預字

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陳事辭甚清辯祜

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衍字夷甫然敗俗傷化必此人

也及攻江陵見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戎之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為去聲之語曰二

王當國羊公無德綱晉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綱賈充與朝士宴河南尹

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魏主髦也見上卷第九賈充今成濟弑之見上一

何在充慚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比石苞以純榮宦

忘親當除名齊王攸以為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為祭酒

綱癸巳晉泰始九年吳鳳凰二年夏四月晉以鄧艾孫朗為郎中書拜官未有書其孫者書鄧艾孫何記功也綱初鄧艾之死見上

人皆寃之而無為之辨者及晉主即位議郎段灼上疏謂宜聽艾歸葬還其田宅繼

封定諡則艾死無所恨而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晉

主善其言而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

而臣之乎建稽殷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見十三卷三

乎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

綱甲午晉泰始十年吳鳳凰三年秋七月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書吏部尚書未有書者書山濤何善其職也綱濤典選十餘年

得無如馮唐之言

晉武帝